風颱天

邱碧華

「九月颱，無人知」，若講著風颱，就予我想起細漢的代誌。彼年可能是讀小學二、三年的時陣，電視報講有大風颱欲來，阿爸佮阿母攏足緊張的，因為阮兜一爿是破草厝、一爿是瓦厝，早就離離落落矣。兩爿厝頂本來就𠢕漏雨，這馬閣有風颱來鬥鬧熱，當然是掣咧等。

會記得彼工的欲暗仔， 阿母煮甲誠腥臊，才拄喝食飯爾， 阿爸就講：｢袂赴矣！｣叫逐家緊攢攢咧，講欲去覕風颱。阿母偝彼陣猶是幼嬰仔的外甥仔，我佮大姊、二姊、四姊，一人幔一領雨幔，就緊出門走去三叔遐覕，留阿爸佮三兄顧厝。風雨真正愈來愈大，行到橋頂的時，阿母叫阮用爬的，才袂予風搧落去溪仔底。行誠久才到三叔兜的門跤口，阮姊妹仔隨大聲喝：「三叔仔，緊開門喔！」一擺閣一擺，一直大聲喝，毋過內底的人，敢若攏無聽著。阮只好大力挵門，這陣才聽著三叔講風雨傷大，大門毋敢開開，愛阮踅去後尾門。誠無簡單爬到位，我的跤盤煞去予鐵線勾著，血流袂停，到今猶有一个疤。

隔工風颱走了後，阮一家伙隨轉去厝，看阿爸走出走入，我隨綴去看，原來是斷去的煙筒管共灶跤的厝頂挵破一空，阿爸講好佳哉，昨暝走了緊，若無就害矣！尾手阿爸佮三兄共斷去的煙筒管扛去外口，閣去厝尾頂補厝瓦。原來囥佇厝後彼兩捆瓦片，就是這款時陣欲用的，莫怪阿母普通時就三叮嚀四吩咐，袂使去面頂𧿬踏。

紲落來，阿公𤆬二姊去溪仔邊掠毛蟹，阿母𤆬四姊佮我去抾風拍筍，逐家攏足無閒，猶毋過嘛真歡喜，因為有幾若工的腥臊通食。佇物資欠缺的年代，有通補喙空，就予人有一種幸福的感覺。

覕風颱這齣戲，一冬著愛搬幾若擺，一直到讀四年仔搬厝了後才結束。這馬想起來，袂輸咧搬電影仝款，遐爾仔刺激。逐擺講予囡仔聽，攏感覺誠好耍，我的心肝內煞有淡薄仔數念，嘛有淡薄仔稀微。

我的阿媽

葉家仁

前幾冬聽著歌手蕭煌奇唱的〈阿媽的話〉，我就會想著過往的阿媽。

細漢的時，厝邊的老大人逐擺拄著我，攏是彼句話：「往過恁阿媽定定用偝巾共你偝咧四界踅。你紅嬰仔的時，偌爾仔成查某囡仔咧，想袂到這馬生做遮爾仔緣投。」阮阿母閣共我講，阿媽欲共我騙予睏的時，攏會講古予我聽。

讀國小的時，阿媽定定會炒飯予我食。豆油撒落去，芳kòng-kòng、kòng-kòng芳。有當時仔阿媽會煠水餃，仝款豆油撒落去，猶原誠好食。早頓食了，阿媽會予我二十箍，伊講這會當佇學校買四秀仔。阮兜行到學校大約二十分鐘，阿媽陪我行到學校了後，伊就去田裡作穡。暗頭仔我會佇門口埕等阿媽轉來。阿媽轉來會隨煮飯，因為我腹肚實在是枵甲大腸告小腸矣。我上愛食阿媽煮的滷肉飯，一頓會當食三碗喔！

欲睏的時，阿媽會晾蠓罩，伊講按呢才袂予蠓叮。猶毋過嘛是會有幾隻蠓仔飛入來。pha̍h！遮一聲、遐一聲，這聲會當穩心仔睏矣。阿媽日時作穡真忝，所以伊一睏仔就睏甲鼾鼾叫。

讀國中的時陣，我定定和厝邊的囡仔𨑨迌。有時會耍甲起跤動手。我捌無細膩去揬著人的目睭，為著這件代誌，我予阿爸攑箠仔捽甲跤肚烏青凝血。我徛佇公媽的面頭前直直哭。阿媽聽著我咧哭，連鞭對一樓傱起來到三樓。伊共阿爸講：「毋通閣拍矣！捷罵袂聽，捷拍袂疼。」雖然阿媽救我一命，毋過阿爸講，我愛佇公媽面頭前跪甲食暗才會使起來。

大漢了後，因為佇外地讀冊，和阿媽做伙的時間愈來愈少。等發覺家己和阿媽變甲生疏的時，阿媽已經是老硞硞矣，跤無法度行，完全袂認得人矣。伊干焦知影印尼來的外勞『Wati』爾爾。

我真思念阿媽的尻脊骿；思念阿媽唱的搖囡仔歌；思念阿媽煮的滷肉飯；思念阿媽替我晾蠓罩；思念阿媽共我為。若是會當，我真想欲當面閣再叫伊一聲「阿媽」。

彼年的歇熱

徐禎偵

阮阿爸生兩个查某囝、一个後生，雖罔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毋過阮爸母並無重男輕女的觀念，閣特別疼我。可能是這个緣故，致使我有淡薄仔壓霸的個性。就連厝邊頭尾的囡仔伴相招欲去𨑨迌的所在、欲耍的物件、欲耍蹌跤雞抑是青紅燈，攏愛經過我同意才會使，無我就會佮人起呸面。

會記得欲升國校仔四年的歇熱，拄著外媽兜附近的媽祖宮咧做醮，彼是二十年才做一擺。因為這个機緣，我才會當佇外媽兜加蹛幾若工。彼幾工，廟埕攏有戲班輪流咧搬戲，除了歌仔戲以外嘛有布袋戲。

有一工早起，外媽共我叫精神，叫我緊去食早頓。因為泔糜仔傷燒，欲等伊冷的時陣，我就去提阿妗的偝巾做戲服，佇門口埕唱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。唱甲當熱的時，雄雄聽著一句「啥人狗聲乞食喉，也敢唱甲遐大聲，真毋知見笑！」越頭一下看，原來是嬸婆孫，彼箍臭頭明仔。「你也敢嫌我唱了無好聽。無！你是有偌𠢕？」我見笑轉受氣閣紲落去講：「拜託一下好無，一个查埔囡仔，透早就咧沃花，你按呢毋才是袂見笑！」

臭頭明仔予我罵煞了後，氣甲一个面膨獅獅，閣一直共我罵，罵甲頷仔頸筋強欲煏斷仝款。毋過，相罵是我的本領，大戰數回合了後，我看伊若像欲掠狂的款，目屎含咧緊走入去厝內討救兵。無偌久，外媽就來問我是啥物代誌？我就自頭到尾講予外媽聽。外媽聽了就講：「你這个查某囡仔哪會按呢？行！我𤆬你來去人兜會失禮。」

外公、阿舅下班轉來了後，聽著這層代誌，攏講我真害，後擺袂使閣按呢矣。阿舅笑講：「真正是惡馬惡人騎，胭脂馬去拄著關老爺。」我頕頭講：「恁毋知彼个臭頭明仔伊偌歹咧。看伊氣怫怫，強欲共我拆食落腹的款，驚就死矣，無後擺矣啦。」

自這層代誌發生了後，我真正變甲加真溫柔，尤其是去搪著彼箍臭頭明仔的時。